



◎侯德剑 画

启东之山——麟山

◎施正辉

江海
风情

2023年10月,有个启东网红做了一档节目——走遍启东第三站公园路。其中专门介绍公园路旁人民公园内的“麟山”。主持人说,“身处崇山峻岭的人们渴望一片平原,看惯一马平川的启东人渴望有座山。”“启东市人民公园建于1930年,由启东首任县长袁希洛拟建,顾西樵捐款置地,施宗道建设,凿湖为山,名其山曰麟,故称麟山。启东的麟山是泥土垒起的一座山,这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些话语时常在我耳边响起,也召唤我登麟山、赞麟山,更催促我提笔码键说麟山。

启东地处长江入海口北侧的江海平原,作为冲积平原的靠南黄海地带,没有自然形成的山丘合乎常理,形成了人们的常识。但启东却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山——麟山。

麟山是人工土山,位于现今的启东市人民公园内。山状酷似倒扣的无足深胎碗。山高出地面五米有余,属于地貌最高处了。绿植满坡,以乔木为主,鸟窝恒有。山体的西北和南侧各有一道,拾级四十左右蜿蜒而上即可轻松登顶。顶上一白亭,六柱支顶,圆顶,顶有通天柱,富有跨越感。底座间留两处与山道通联,其余联成弧形长椅,方便游人休息。白亭白到没有楹联、亭名与横匾,没有花鸟笔墨,唯有白色与几何图形在自说自话,当然,也许是沉默到无话可说。

麟山在20世纪30年代凿湖垒土而成,所在区域为中山公园。麟是吉祥神物,在继海门的狮山、崇明的金鳌山之后,在启东也有了一座土山,且以“麟”命名,实属高见佳作,在启东也算是巨作。取名麟山据说是取孙中山的博爱之意。随着时间推移,公园功能叠加,文化日益积淀,麟山也曾易名过“白山”,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人民公园”。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上中学,清明前后到烈士陵园祭扫后的最重大活动就是踏春——畅游人民公园。当时,购票入园,花前留影,赏心悦目。麟山周边有湖,购票可泛舟;山上种植了众多树木,公园里有玉兰、斗球、五针松、龙柏、雪松等二百多种,林道树荫鸟语花香,是个谈情说爱的好地方。公园内有一碑亭,亭内有“设县碑记”“崇海界碑”各一块,驻足仰读的文化人不少,文盲也喜欢

听听历史故事,以文化人潜移默化;麟山南侧,左右对称排列着石羊、石狗、石狮、石马等文物,小孩们偷偷骑背留下的照片在民间多见;麟山西侧设四十米长的宣传橱窗,里面有很多画报和宣传先进人物的内容;记得临近民乐河的地方,建有一个长形仿古建筑,内有一条很大的鲸鱼骨头,显得很神秘与诱人。小地方不去远门又鲜有书看的地方,如此庞然大物足以镇住没见过世面的绝大多数人。每到公园,爬一爬麟山,比一比速度,有种莫大的满足感,远比江边的望海台铁塔安稳、有趣。现在的人民公园大为缩水,部分已经成为高楼小区、广场式的健身场所,硬质化面积大为增多。泛舟之景不复有,石雕、石碑、鲸鱼骨等异地安置,记忆中的人民公园被肢解得不再熟悉,似乎也损了乡愁,甚至有不堪再睹的感觉。南侧的雕塑《思想者》、东北侧的《后羿射日》和东南方向带有喷泉设施的水池未能冲淡对公园旧样的钟情与眷恋。没有继承的现代,略显苍白与无味。

与崇明的金鳌山早在1985年成为文物观照,与海门用狮山命名公园、道路、新村等相比,麟山着实受尽了委屈。山龄短、海拔低、体量小这些都是回避不了的事实,但山名不赖,立意不浅,却落得个忽略到视而不见、名不见经传的程度,肯定是始建者所料不及的。不管如何,好歹麟山还在,在经营开发城市的巨浪中保住实体,也算是给了点面子,比一二百年前的救命墩要幸运得多。

有人说,现在的麟山已经不是当初的麟山,位置有了变化,占地变小、高度变矮。还有人说,是否重新垒土保留土山——麟山也有争论,最后确定留个念想,且顶上建了白塔。我也曾想去论证麟山的今世前生,但是,苦于城建博物馆里找不到更多的佐证材料,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只能搁置作罢。

以往,说起启东,很多人会想起启东粮棉双丰收的“金山银山”的辉煌岁月、说起“人山人海”的繁荣现状。我倒希望更多人能够同时知晓麟山,游览公园,了解过往的历史,继承一种文化,珍惜精彩的当下,化作“登峰拓海”的前行力量,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守候一树繁花羞涩的春天

◎陈二适

紫
珀
诗
会

钟摆悬停时
苔藓正爬上一圈圈年轮
风在树梢招摇
黄昏被晚霞封存
蝴蝶驮着磷粉的经文路过
露珠忽然有了心跳的弧度
候鸟衔来褪色的信笺
纸上喜悦与苦涩参半
你种下的望春花正在绽放
我数着雪松脱落的鳞片
直到枝丫间涌出淡绿的潮声

邮戳在抽屉深处发黄
叠成贝壳的褶皱
窗棂结满冰晶的清晨
所有影子都学会倒叙生长
你留在门环上的温度
正在孵化整个雨季的孢子

那些未拆封的私语
在风铃内部构建蜂巢的迷宫
根须在暗处编织经纬
将春寒缝进土壤的毛细血管
当花苞叩响第一粒纽扣
候鸟的骨笛已吹破池塘

我们各自成为对方的遗址
在时光的断层里
打捞沉没的晨昏线
暮色垂下丝绸的钓竿
锈蚀的秒针开始溶解
此刻每片花瓣都是愚而未决的吻
在蝴蝶掀起的风暴里
我听见泥土深处
胚芽正轻轻叩响
属于春天的回音壁

惜才不爱财

——忆浦文海主席

◎彭伟

心
窗
片
羽

浦文海的大名,我从小就有耳闻。他是家父的上级领导。我和浦老相识,已在他的暮年。彼时,他发挥余热,任如皋市新四军研究会会长。我自海外归来,从事副刊的编辑工作。我爱搜集乡邦红色文献,小作隔三差五地见诸南通报纸。因文结缘,他吸纳我为会员。

我初去新四军研究会,便遇到浦主席。那是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面仅有一张褐红色木桌和两把黑色座椅。阳光从高大的格子窗中,洒在浦主席的身上。他一头短发黑白相间,浓眉弯弯如钩,两眼定睛读书。他的话语不多,带着浓浓的如皋南乡口音,我要“洗耳恭听”。我们的语言交流不算多。

我真正深入感触浦主席的人品,则是因书结缘。201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存有多张报道全国各地解放的红色老报,其中《苏中报》《电讯》等红色报纸刊出了如皋解放的消息。起初,我打算编著一册《解放红报图录》,需要资金赞助才能正式出版。我向浦主席求助。他投来坚毅的目光,爽快地说道:“我们先联系出版社,这个主题很有意义,出版社如果打退堂鼓,我们再一起想法子。”他简短的话语如同一颗定心丸,让我看到了出书的曙光。随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看中选题,希望由他们出资出书,将来参赛评好书。不幸的是,2019年4月,书号送审,遇到困难。浦主席获悉,挺身而出。有人一时闹情绪:浦主席管理协会的开销勤俭节约,每分钱都算着花,为何突然变得“大手大脚”,不惜钱财支持会员出书呢?浦主席真挚劝解:“文献不易,都是个人花钞票买的;文章难得,都是个人花精力写的。这些文献填补了如皋党史的不少空白啊。”他的话语

像狂风咆哮后的春雨甘霖,“润物细无声”——大家纷纷表示理解。在浦主席的精心谋划下,如皋市新四军研究会、中共如皋市委党校合作出资,内部出版了我编写的《红报红刊往事——如皋解放历史文献解读》。

同在201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印“湖湘英烈故事丛书”,其中一册为《血染苏中沃土——何昆》。苦于丛书要求集真实性、文学性、趣味性于一体,何昆生平史料有限,出版社将这个“烫手的山芋”交给了如皋市新四军研究会,即如皋市红十四军研究会。几经周折,决定请我和石太原撰写,并由我最终统稿。还是在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他拍拍我的肩膀,淡淡地笑着说:“不要有压力,何昆、张爱萍那些人年纪轻轻就闹革命。年轻人要有担当,这回写作只是‘纸上谈兵’,不要有顾虑,研究会、出版社会帮助你的。”言者凿凿,听者谆谆。我们交出书稿后,浦主席连夜审阅,翌日约谈,笑脸相迎:“谢谢你们啊,我看稿子基本成熟的,我的心可以放下了,也算对得起烈士的在天之灵了。”在喜悦的氛围中,他的话显得更加庄重了。书稿通过审阅,不想编印时失误,作者署名未写研究会,改为三人署名,我的名字排于末了。出版社编辑深表歉意,浦主席屈尊降贵,诚心劝说我、石太原不计名利,并提出新书扉页加盖朱文印:如皋市红十四军研究会供稿。他做事公正,为人诚恳,由此可见。

浦主席热心工作的佳话还有很多。去岁秋,应《银潮》杂志社之邀,我还参与撰写了报道浦主席传播党史事迹的人物报道。今年春天,竟然传来噩耗,浦主席不幸辞世。我心中悲伤,眼前又浮现出他捧读《银潮》时的容貌……